

第 六十八 回

贺 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

话说楚灵王有一癖性，偏好细腰，不问男女，凡腰围粗大者，一见便如眼中的钉。既成章华之宫，选美人腰细者居之，以此又名曰细腰宫。宫人求媚于王，减食忍饿，以求腰细，甚有饿死而不悔者。国人化之，皆以腰粗为丑，不敢饱食。虽百官入朝，皆用软带紧束其腰，以免王之憎恶。灵王恋细腰之宫，日夕酣饮其中，管弦之声，昼夜不绝。

一日，登台作乐，正在欢宴之际，忽闻台下喧闹之声。须臾，潘子臣拥一位官员至前，灵王视之，乃芋尹申无宇也。灵王惊问其故，潘子臣奏曰：“无宇不由王命，闯入王宫，擅执守卒，无礼之甚。责在于臣，故拘使来见，惟我王详夺。”灵王问申无宇曰：“汝所执何人？”申无宇对曰：“臣之阍人也。托使守阍，乃逾墙盗臣酒器，事觉逃窜，访之岁余不得。今窜入王宫，谬充守卒，臣是以执之。”灵王曰：“既为寡人守宫，可以赦之。”申无宇对曰：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，自王以下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皂、舆、僚、仆、台，递相臣服，以上制下，以下事上，上下相维，国以不乱。臣有阍人，而臣不能行其法，使借王宫以自庇，苟得所庇，盗贼公行，又谁禁之？臣宁死不敢奉命。”灵王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遂命以阍人畀无宇，免其擅执之罪，无宇谢恩而出。

越数日，大夫薳启疆邀请鲁昭公至，楚灵王大喜。启疆奏言：“鲁侯初不肯行，臣以鲁先君成公与先大夫婴齐盟蜀之好，再三叙述，胁以攻伐之事，方始惧而束装。鲁侯习于礼仪，愿我王留心，勿貽鲁笑。”灵王问曰：“鲁侯之貌如何？”启疆曰：“白面长身，须垂尺余，威仪甚可观也。”灵王乃密传一令，精选国中长躯长髯，出色大汉十人，伟其衣冠，使习礼三日，命为宾相，然后接见鲁侯。鲁侯乍见，错愕不已，遂同游章华之宫，鲁侯见土木壮丽，夸奖之声不绝。灵王曰：“上国亦有此宫室之美乎？”鲁侯鞠躬对曰：“敝邑褊小，安敢望上国万分之一。”

灵王面有骄色，遂陟章华之台。怎见得台高？有诗为证：

高台半出云，望望高不极。

草木无参差，山河同一色。

台势高峻逶迤，盘数层而上，每层俱有明廊曲槛。预选楚中美童，年二十以内者，装束鲜丽，略如妇人，手捧雕盘玉斝，唱郢歌劝酒，金石丝竹，纷然响和。既升绝顶，乐声嘹亮，俱在天际，觥筹交错，粉香相逐，飘飘乎如入神仙洞府，迷魂夺魄，不自知其在人间矣。大醉而别，灵王赠鲁侯以“大屈”之弓。“大屈”者，弓名，乃楚库所藏之宝弓也。

次日，灵王心中不舍此弓，有追悔之意，与蘧启疆言之。启疆曰：“臣能使鲁侯以弓还归于楚。”启疆乃造公馆，见鲁侯，佯为不知，问曰：“寡君昨宴好之际，以何物遗君？”鲁侯出弓示之。启疆见弓，即再拜称贺，鲁侯曰：“一弓何足为贺？”启疆曰：“此弓名闻天下，齐、晋与越三国皆遣人相求，寡君嫌有厚薄，未敢轻许。今特传之于君，彼三国者，将望鲁而求之，鲁其备御三邻，慎守此宝，敢不贺乎？”鲁侯蹴然曰：“寡人不知弓之为宝，若此，何敢登受？”乃遣使还弓于楚，遂辞归。伍举闻之，叹曰：“吾王其不终乎！以落成召诸侯，诸侯无有至者，仅一鲁侯辱临，而一弓之不忍，甘于失信。夫不能舍己，必将取人，取人必多怨，亡无日矣。”此周景王十年事也。

却说晋平公闻楚以章华之宫，号召诸侯，乃谓诸大夫曰：“楚，蛮夷之国，犹能以宫室之美，夸示诸侯，岂晋而反不如耶？”大夫羊舌肸进曰：“伯者之服诸侯，闻以德，不闻以宫室。章华之筑，楚失德也，君奈何效之！”平公不听，乃于曲沃汾水之傍，起造宫室，略仿章华之制，广大不及，而精美过之，名曰 祁之宫，亦遣使布告诸侯。髯翁有诗叹云：

章华筑怨万民愁，不道 祁复效尤。

堪笑伯君无远计，却将土木召诸侯！

列国闻落成之命，莫不窃笑其为者，然虽如此，却不敢不遣使来贺。惟郑简公因前赴楚灵王之会，未曾朝晋，卫灵公元新嗣位，未见晋侯，所以二国之君，亲自至晋，二国中又是卫君先到。

单表卫灵公行至濮水之上，天晚宿于驿舍，夜半不能成寝，耳中如闻鼓琴之声，乃披衣起坐，倚枕而听之。其音甚微，而泠泠可辨，从来乐工所未奏，真新声也。试问左右，皆曰：“弗闻。”灵公素好音乐，有太师名涓，善制新声，能为四时之曲，灵公爱之，出入必使相从，乃使左右召师涓。师涓至，曲犹未终，灵公曰：“子试听之，其状颇似鬼神。”师涓静听，良久声止。师涓曰：“臣能识其略矣。

更须一宿，臣能写之。”灵公乃复留一宿，夜半，其声复发，师涓援琴而习之，尽得其妙。

既至晋，朝贺礼毕，平公设宴于祁之台。酒酣，平公曰：“素闻卫有师涓者，善为新声，今偕来否？”灵公起对曰：“见在台下。”平公曰：“试为寡人召之。”灵公召师涓登台，平公亦召师旷，相者扶至。二人于阶下叩首参谒。平公赐师旷坐，即令师涓坐于旷之傍。平公问师涓曰：“近日有何新声？”师涓奏曰：“途中适有所闻，愿得琴而鼓之。”平公命左右设几，取古桐之琴，置于师涓之前。涓先将七弦调和，然后拂指而弹。才奏数声，平公称善，曲未及半，师旷遽以手按琴曰：“且止。此亡国之音，不可奏也。”平公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师旷奏曰：“殷末时，乐师名延者，与纣为靡靡之乐，纣听之而忘倦，即此声也。及武王伐纣，师延抱琴东走，自投于濮水之中，有好音者过此，其声辄自水中而出。涓之途中所闻，其必在濮水之上矣。”卫灵公暗暗惊异。平公又问曰：“此前代之乐，奏之何伤？”师旷曰：“纣因淫乐，以亡其国，此不祥之音，故不可奏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所好者，新声也。涓其为寡人终之。”师涓重整弦声，备写抑扬之态，如诉如泣，平公大悦，问师旷曰：“此曲名为何调？”师旷曰：“此所谓《清商》也。”平公曰：“《清商》固最悲乎？”师旷曰：“《清商》虽悲，不如《清徵》。”平公曰：“《清徵》可得而闻乎？”师旷曰：“不可。古之听《清徵》者，皆有德义之君也。今君德薄，不当听此曲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酷嗜新声，子其无辞。”

师旷不得已，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鹤一群，自南方来，渐集于宫门之栋，数之得八双，再奏之，其鹤飞鸣，序立于台之阶下，左右各八，三奏之，鹤延颈而鸣，舒翼而舞，音中宫商，声达霄汉。平公鼓掌大悦，满坐生欢，台上台下，观者莫不踊跃称奇。平公命取白玉卮，满斟醇酿，亲赐师旷，旷接而饮之。平公叹曰：“音至《清徵》，无以加矣！”师旷曰：“更不如《清角》。”平公大惊曰：“更有加于《清徵》者乎？何不并使寡人听之？”师旷曰：“《清角》更不比《清徵》，臣不敢奏也。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，驾象车而御蛟龙，毕方并辖，蚩尤居前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前驱，鬼神后随，螭蛇伏地，凤凰覆上，大合鬼神，作为《清角》。自后君德日薄，不足以服鬼神，神人隔绝。若奏此声，鬼神毕集，有祸无福。”平公曰：“寡人老矣！诚一听《清角》，虽死不恨。”师旷固辞。平公起立，迫之再三，师旷不得已，复援琴而鼓。一奏之，有玄云从西方而起，再奏之，狂风骤发，裂帘幕，摧俎豆，屋瓦乱飞，廊柱俱拔，顷之，疾雷一声，大雨如注，台下水深数尺，台中无不沾湿。从者惊散，平公恐惧，与灵公伏于廊室之间。良久，风息雨止，从者渐集，扶携两君下台而去。

是夜，平公受惊，遂得心悸之病。梦中见一物，色黄，大如车轮，蹒跚而至，径入寝门。察之，其状如鳖，前二足，后一足，所至水涌。平公大叫一声曰：“怪事！”忽然惊醒，怔忡不止。及旦，百官至寝门问安。平公以梦中所见，告之群臣，皆莫能解。须臾，驿使报：“郑君为朝贺，已到馆驿。”平公遣羊舌肸往劳。羊舌肸喜曰：“君梦可明矣。”众问其故，羊舌肸曰：“吾闻郑大夫子产博学多闻，郑伯相礼，必用此人，吾当问之。”肸至馆驿致饬，兼道晋君之意，病中不能相见。时卫灵公亦以同时受惊，有微恙告归，郑简公亦遂辞归，独留公孙侨候疾。羊舌肸问曰：“寡君梦见有物如鳖，黄身三足，入于寝门，此何祟也？”公孙侨曰：“以侨所闻，鳖三足者，其名曰‘能’。昔禹父曰鲧，治水无功，舜摄尧政，乃殛鲧于东海之羽山，截其一足，其神化为‘黄能’，入于羽渊。禹即帝位，郊祀其神。三代以来，祀典不缺。今周室将衰，政在盟主，宜佐天子，以祀百神，君或者未之祀乎？”羊舌肸以其言告于平公，平公命大夫韩起，祀鲧如郊礼。平公病稍定，叹曰：“子产真博物君子也！”以莒国所贡方鼎赐之。公孙侨将归郑，私谓羊舌肸曰：“君不恤民隐，而效楚人之侈，心已僻矣，疾更作，将不可为。吾所对，乃权词以宽其意也。”

其时有人早起，过魏榆地方，闻山下有若数人相聚之声，议论晋事。近前视之，惟顽石十余块，并无一人，既行过，声复如前，急回顾之，声自石出。其人大惊，述于土人，土人曰：“吾等闻石言数日矣。以其事怪，未敢言也。”此语传闻于绛州。平公召师旷问曰：“石何以能言？”旷对曰：“石不能言，乃鬼神凭之耳。夫鬼神以民为依，怨气聚于民，则鬼神不安，鬼神不安，则妖兴。今君崇饰宫室，以竭民之财力，石言其在是乎？”平公嘿然。师旷退，谓羊舌肸曰：“神怒民怨，君不久矣！侈心之兴，实起于楚，虽楚君之祸，可计日而俟也。”月余，平公病复作，竟成不起。自筑祁宫至薨日，不及三年，又皆在病困之中，枉害百姓，不得安享，岂不可笑。史臣有诗云：

崇台广厦奏新声，竭尽民脂怨黷盈。

物怪神妖催命去，祁空自费经营！

平公薨后，群臣奉世子夷嗣位，是为昭公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齐大夫高强，自其父蚤逐高止，谮杀閻邱婴，举朝皆为不平，及强嗣为大夫，年少嗜酒，栾施亦嗜酒，相得甚欢，与陈无宇、鲍国踪迹少疏，四族遂分为二党。栾、高二人每聚饮，醉后辄言陈、鲍两家长短，陈、鲍闻之，渐生疑忌。忽一日，高强因醉中鞭扑小竖，栾施复助之。小竖怀恨，乃乘夜奔告陈无宇，言：“栾、高欲聚家众，来袭陈、鲍二家，期在明日矣。”复奔告鲍国，鲍国信之，忙令

小竖往约陈无宇，共攻栾、高。无宇授甲于家众，即时登车，欲诣鲍国之家，途中遇见高强，亦乘车而来。强已半醉，在车中与无宇拱手，问：“率甲何往？”无宇谩应曰：“往讨一叛奴耳！”亦问：“子良何往？”强对曰：“吾将饮于栾氏也。”既别，无宇令舆人速骋，须臾，遂及鲍门。只见车徒济济，戈甲森森，鲍国亦贯甲持弓，方欲升车矣。二人合做一处商量，无宇述子良之言：“将饮于栾氏，未知的否，可使人探之。”鲍国遣使往栾氏觐视，回报：“栾、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去冠，蹲踞而赛饮。”鲍国曰：“小竖之语妄矣。”无宇曰：“竖言虽不实，然子良于途中见我率甲，问我何往，我谩应以将讨叛奴，今无所致讨，彼心必疑，倘先谋逐我，悔无及矣。不如乘其饮酒，不做准备，先往袭之。”鲍国曰：“善。”两家甲士同时起行，无宇当先，鲍国押后，杀向栾家，将前后府门团团围住。栾施方持巨觥欲吸，闻陈、鲍二家兵到，不觉觥坠于地，高强虽醉，尚有三分主意，谓栾施曰：“亟聚家徒，授甲入朝，奉主公以伐陈、鲍，无不克矣。”栾施乃悉聚家众，高强当先，栾施在后，从后门突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径奔公宫。陈无宇、鲍国恐其挟齐侯为重，紧紧追来。高氏族人闻变，亦聚众来救。景公在宫中，闻四族率甲相攻，正不知事从何起，急命阖者紧闭虎门，以宫甲守之，使内侍召晏婴入宫。栾施、高强攻虎门不能入，屯于门之右；陈、鲍之甲屯于门之左，两下相持。

须臾，晏婴端冕委弁，驾车而至。四家皆使人招之，婴皆不顾，谓使者曰：“婴惟君命是从，不敢自私。”阖者启门，晏婴入见。景公曰：“四族相攻，兵及寝门，何以待之？”晏婴奏曰：“栾、高怙累世之宠，专行无忌，已非一日。高止之逐，閭邱之死，国人胥怨，今又伐寝门，罪诚不宥。但陈、鲍不候君命，擅兴兵甲，亦不为无罪也，惟君裁之！”景公曰：“栾、高之罪，重于陈、鲍，宜去之，谁堪使者？”晏婴对曰：“大夫王黑可使也。”景公传命，使王黑以公徒助陈、鲍攻栾、高，栾、高兵败，退于大衢，国人恶栾、高者，皆攘臂助战。高强酒犹未醒，不能力战，栾施先奔东门，高强从之。王黑同陈、鲍追及，又战于东门。栾、高之众渐渐奔散，乃夺门而出，遂奔鲁国，陈、鲍逐两家妻子，而分其家财。

晏婴谓陈无宇曰：“子擅命以逐世臣，又专其利，人将议子，何不以所分得者，悉归诸公，子无所利，人必以让德称子，所得多矣。”无宇曰：“多谢指教！无宇敢不从命。”于是将所分食邑及家财，尽登簿籍，献于景公，景公大悦。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，无宇又私有所献。孟姬言于景公曰：“陈无宇诛翦强家，以振公室，利归于公，其让德不可没也，何不以高唐之邑赐之？”景公从其言，陈氏始富。陈无宇有心要要做好人，言：“群公子向被高蜚所逐，实出无辜，宜召而复之。”景公以为然，无宇以公命召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凡幄幕器用，及从人之衣履，皆

自出家财，私下完备，遣人分头往迎。诸公子得归故国，已自欢喜，及见器物毕具，知是陈无宇所赐，感激无已。无宇又大施恩惠于公室，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，悉以私禄分给之。又访求国中之贫约孤寡者，私与之粟。凡有借贷，以大量出，以小量入。贫不能偿者，即焚其券。国中无不颂陈氏之德，愿为效死而无地也。史臣论陈氏厚施于民，乃异日移国之渐，亦由君不施德，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，以结百姓之心耳。有诗云：

威福君权敢上侵，辄将私惠结民心。

请看陈氏移齐计，只为当时感德深。

景公用晏婴为相国，婴见民心悉归陈氏，私与景公言之，劝景公宽刑薄敛，兴发补助，施泽于民，以挽留人心。景公不能从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楚灵王成章华之宫，诸侯落成者甚少，闻晋筑祁宫，诸侯皆贺，大有不平之意，召伍举商议，欲兴师以侵中原。伍举曰：“王以德义召诸侯，而诸侯不至，是其罪也。以土木召诸侯，而责其不至，何以服人？必欲用兵以威中华，必择有罪者征之，方为有名。”灵王曰：“今之有罪者何国？”伍举奏曰：“蔡世子般弑其君父，于今九年矣。王初合诸侯，蔡君来会，是以隐忍不诛。然弑逆之贼，虽子孙犹当伏法，况其身乎？蔡近于楚，若讨蔡而兼其地，则义利两得矣。”说犹未了，近臣报：“陈国有讎音到，言陈侯溺已薨，公子留嗣位。”伍举曰：“陈世子偃师，名在诸侯之策，今立公子留，置偃师于何地？以臣度之，陈国必有变矣。”毕竟陈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